「細」飯還是「氣」飯

雙城記 何冀平

劉迎秋是一位世家宦門子弟，因為做官的父親酷愛京劇，與梨園的名角結識，他就也迷上了京劇。他迷的是程硯秋，看了幾部戲就成了程迷，連他的名字都改成「迎秋」，戲看得多了，就想下海，終於，他鼓起勇氣向程硯秋提出拜師之請。程先生說：「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個大學生，為什麼要幹這一行呢？」劉迎秋說：「我不在乎這些，只想把你的藝術學到手。」程先生說：「你看我的小孩，一個學戲的也沒有，社會上都歧視做這行的人，叫戲子淫伶，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在軍閥混戰時期，我到山東演戲，軍閥張宗昌聽完戲後，不叫我卸妝，要我去他宅子陪他喝酒，我非常氣憤，這不是侮辱人嗎？」他當時說：「這不合適吧，便卸妝離去。」從此，他下決心，不讓子女唱戲。

還說，他在前門車站，無故被偽特侮辱。他是練過武功的，他以一根燈柱立好身，以防背後受敵，揮起拳頭打得特務四散奔逃，這下招來特務集齊在程宅，要搜捕他，是同行作保才能脫身，從此成了特務的眼中釘。但凡遇到這種事，程先生從來不忍辱受屈。他說：「這些還是些外來的氣，這行人同行之間，相互排斥，才更讓人難受。」

俞振飛最早是崑劇票友，後來在程硯秋的引薦下拜程繼先為師，半年後，參加程硯秋劇團，第一次公演，程硯秋演《玉獅墜》，俞振飛在前面演《轅門射戟》。俞振飛雖然是半路出家，但他的功夫和嗓子扮相都很好，可是打鼓佬和幾個配角，因為他是南方來的票友下海，故意和他搗亂，使他沒辦法唱下去，打鼓佬在戲曲的樂師裏相當於指揮，他不好好打，伴奏就亂了，演員是唱不下去的。老師程繼先在側幕看得一肚氣，但又阻止不了，俞振飛下了台，氣得要打那個打鼓佬，打鼓佬從後台溜走了。俞振飛一氣之下，跑回南方，後來給程硯秋來信說，這碗飯不好吃，氣不好受。演得好不行，演得不好更不行，還得應付各方各面，程硯秋就說了一句流傳極廣的名言：這一行，做得了是「細」飯，做不好是「氣」飯。

這句話，是程硯秋先生經過幾十年演藝生涯得失恩怨，總結出來的一句至理名言，貼切傳神，在戲曲行當中流傳久遠，雖然已經百年過去，至今一樣適用。做演藝這一行，藝技好是第一，但人事關係十分複雜，而專心做藝術的人最不會處理這些，處理不好，再有高超的技藝也行不通，走不遠，所以誕生了經紀這一行當，舊時叫「管事的」。

李錦記再遇大蠔殼

此山中 鄧達智

作為一名「為食家」，有幸被邀跟隨粒粒明星、擲地有聲港澳兩地名廚、飲食達人KOL、美食家們出發兩日一夜新會遊，參觀果皮柑豐收，製陳皮工程起動。

入柑園，摘柑、開柑、曬柑之前，到埗先參觀百年老店—蠔油醬油醬料超級集團李錦記位於李氏祖居新會的巨型廠房。20年前作義務領隊，帶同內地服裝製造行業人士歐遊，除參觀不同國家的巨型時裝周之外，也參觀一些重點時裝之國，看人家的規模、設計與市場策略，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及西班牙。

西班牙著名性價比高的中價品牌Zara當年剛剛進入中國市場，一眾服裝老闆們對該品牌當時的超級成功勢頭艷羨不已，都要參觀人家的旗艦店，其中一部分團員更希望參觀Zara的生產線，因為聽聞巨無霸的廠房生產過程，大部分經電腦控制，減輕倚賴人手製作，人人期待學習，引進到內地，強化生產模式。筆者是個創意設計人，對生產流水作業不是沒興趣，只是不屬自己範疇沒特別花心思參與，他們當時的提議讓我得益於深究探討及留意。

今次到來新會，獲得難能可貴機會，探訪李錦記不易開放予外人參觀的生產過程，親歷產量甚高超現代化製作流程期間，難免欣慰且感觸。不過短短20多年間，中國不同領域產品的現代化生產過程已達、甚至超越世上工業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流程的設施。

李錦記大樓陳設非常美觀，兼備歷史圖片及舊日市聲街影，製作原始蠔油過程的模型，裨益觀眾更能了解百多年前從新會家鄉開始，李氏一族如何離開家鄉，先澳門後香港走到今天。一代人接一代人成功定位國際性多樣醬料、調味品，甚至不同種類手信、小食與零食等行銷世界各國，輔助廚師將美食製成李錦記產品。

回到李錦記的根源——蠔油的製成，筆者特別開心親歷自己曾經接觸過，家鄉元朗流浮山過去深圳河兩岸最著名的生蠔餐飲、蠔豉、蠔水（蠔青）、蠔油的製作過程。猶記入冬之後，生蠔最肥美的季節，大概小學尾中學初的年歲，母親讓我獨自前往流浮山，揀選購買肥美生蠔回家，冬節、年宵、農曆年期間，用以炸、炆、煮生蠔。當年流浮山的生蠔巨大無比，比成年男人的手掌還要大許多。過去流浮山及后海灣一帶泥灘生產的生蠔，已經移到海的中間，用魚排吊在比較乾淨的海水培養，不少更是產自對岸沙井，甚至台山。

曾經滿布整個流浮山海邊、外灰內白的蠔殼，隨着生產線轉移到別處而賣少見少，今次感謝李錦記，讓我在展覽館內重溫童年十分熟悉的巨型蠔殼，時光荏苒，借古惜今，望着李氏一族成功的進程，感動。



●參觀李錦記新會巨無霸廠房，展覽品牌前世今生，再遇超級大蠔殼。作者供圖

與劉德華談談家庭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12月中，劉德華（華仔）將再次踏上紅磡香港體育館舞台舉行演唱會，並推出全新廣東專輯。我非常榮幸早前有機會訪問他，過程中他亦徹底分享了演唱會內容及新專輯的特色。

這次演唱會以「生活」為主題，觀眾在欣賞演出時，將能感受到他不同階段的人生與生活分享。他表示：「演唱會會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巨星之彩出場；第二部分充滿中國色彩元素；最後則是有關家庭生活。」我追問第一部分以巨星出場會是怎樣的呈現，原來當年他獲頒最受歡迎男歌手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自從加入樂壇後，他一直在歡呼聲與掌聲中得到支持，因此希望把這些珍貴片段呈現在舞台上。

至於中國色彩部分，他一向有不少歌曲蘊含這類元素，其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中國人》。屆時，他必定會把這首歌配以不同畫面重新演繹。

最讓人好奇的，相信是有關他的家庭。大家都知道，華仔以往極少談及家庭，即使到了今天，也甚少機會見到他女兒的樣貌。我對他說：「上次見到你的女兒還只是個小妹妹。因為我主持過劉德華歌迷會『華仔天地』的活動，那些聚會你也會帶上全家人與歌迷見面。現在女兒已經14歲了，相信你也很開心。」華仔笑着回應：「是的，現在跟她出街，我好像她的男朋友。」我說：「你就開心啦。」他繼續笑着承認：「是的。」而他的新專輯內容包括送給父親、太太及女兒的歌曲。他突然想起，以往似乎從來沒有一首歌是關於女兒的，因此今次特別在全新廣東專輯中為她度身訂造了一首。

說到新專輯，這次他首次嘗試與管弦樂團在音樂廳進行現場錄音。整張專輯透過4天時間完成，首兩天綵排，後兩天正式錄音。當華仔看見百多人一起為這張專輯努力時，非常感動。他說每首歌錄製時間大約只有半小時，而且全部都是現場錄音，在演奏家的配合下必須更加謹慎，不希望出現太多瑕疵。

未來大家除了可以在舞台上欣賞他的光彩，更可以聽到華仔這張誠意十足、久違了的廣東專輯。相信我們都會全力支持。

有時候速度太快就會丟掉人

如賀是好 梁賀

我終於去了倫敦的Weybridge看協和飛機（Concorde），這台世界上最帥最快的客機，最大巡航速度高達2.02—2.04倍音速，從倫敦飛紐約才三個半小時，是人類迄今為止唯一（排除技術實現但並未商用的前蘇聯圖144型客機）曾經商用的超音速客機，由法航和英航聯合研製，一共才生產了20架，1969年首飛，且於1976年投入商業運營，若不是2001年的非技術性空難，協和至今依然會服務於我們。

Weybridge是世界上唯二保存下來並還能進到客艙中體驗，且能在資料館看到當年手繪精密圖紙的博物館，那是人類審美和科技無庸置疑的巔峰之作。巔峰之作，難道不是現在嗎？對不起，肯定不是。

我粗淺地認為，人類的審美水準自文藝復興之後是一直下降的，而審美和生活理解與科技的最佳均衡點很有可能已經過去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或許就是這個均衡點的效用最廣泛值時期。協和飛機的出現和消失就是明證，如果說在工業設計美學領域的耕耘，面對那高山仰止，我們這些人只能甘當後輩，在前人豐腴的果實來路上認真拾麥穗。

Weybridge還有在原賽車測試場地改建的老爺車俱樂部，專門收留那些上了年紀珍貴的寶貝們，就像面對公眾開放出租的遊艇碼頭，我甚是幸運，闖入時正巧遇上聚會日，見到了很多以往只能在書上看到的汽車活化石，以及與它們的年紀相當的主人們。一時間整個場地發動機轟鳴聲此起彼伏，藍天白雲綠草地上全是內燃機和芬芳醇厚的廢氣味道，美妙堪比艾雷島的泥煤威士忌。

在我國各大城市早已遍地電動車的當下，這彷彿穿越的味道如時光隧道一般，卻真的是我小時候最喜歡聞的氣味，我還曾因為迷戀汽油和汽車排出尾氣的味道常常尾隨汽車而差點被母親送去檢查，現在的小孩估計難以理解。

一位開着一台1960年代Ford斯巴達的老爺爺見我東張西望興奮不已，把車停在我身邊招手邀我上車，我便這樣擁有了這輩子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老爺車」體驗。隨着「突突突」的引擎聲音，他把車拐進了老測試賽道，和其他老爺車一併，排隊輪流奔跑，據說那有需要做測試完整的各種路況。

喘着粗氣又顛簸的車子開不快，卻充滿了機械感，老爺子話匣子打開了，他今年82歲，他62歲的愛車一直陪伴着他，也就是說，那是他20歲時買的車。年輕時他是個律師，經常需要往返於紐約倫敦，在九十年代末，經濟最繁榮的時候，客戶還為他的出差購買過紐約至倫敦的協和機票，說罷他朝着遠處停在機坪上，那隻已經不能再翱翔的大鳥努了努嘴。

「That's a sad story」談起偉大的協和，老人有點激動。此時，老車喘着粗氣拐過一道不算急的急彎，但因為老車聲音很大，動靜也很大，反而顯得很快。兩旁時不時有其他「老東西」們打着招呼並排上來，超過去，或者退回後面。對了，我差點忘了那紳士的英倫風，陽光下面，Dress up的老司機們和閃閃發光的老車們都年輕極了，充滿了生氣，像一個個鮮衣怒馬的少年，反而是興奮得有些錯愕穿着運動服的我，顯得不合時宜。

我們常常理所當然認為日子總是會和科技一樣，必定是越來越進步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並且，這是個蹩腳的謊言，蹩腳到你只要稍微回想一想就會發現破綻：我們通訊工具的帶寬呈幾何級別遞增，工作效率真的好像坐了火箭一般飛升，然而同時飛升的，是我們增加的工作時間——我們比從前慢的書信或者文字短信傳真機時代，反而忙碌得多。

中村修二發明了LED發光技術，要獲取和以往熱光源時代同樣的光亮，只需要消耗以往百分之一的能源，然而我們並沒有從此讓地球更節能，反而忙不迭地將城市和家裏照耀得更加明亮，巨大的能耗和亮度把需要在夜色休憩的林中小鳥都趕盡殺絕。

一切科技，不過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樣，釋放出了更多我們的慾望，我們聰明地把它們粉飾為「進步」。



●82歲的老司機開着他的62歲跑車帶我去兜風。 繪畫：梁賀

文化街區留住歷史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APEC會議回到白宮後，在記者會上大讚深圳城建，雖然他是藉此抨擊民主黨人治下的「藍州」城市「路面坑窪、設施破舊」等，我還是相信他的欣賞是發自內心的。其實，不僅是深圳，內地的二三線城市的城建也有很大變化。每次到訪，我都爭取到創意園區或文化街區蹓躂。

與博物館陳列的歷史遺物和名勝古蹟留下的景觀遺址不同，在創意園區或文化街區，可以感受到新舊的交替和對比，以及來自民間的創意和煙火氣。因為這些街區往往是在舊址基礎上重建，並賦予新的元素，兼具當代意識和未來感，體現了傳承與創新的融合，令遊客既有懷舊之感，又享創意之喜。

廣州的永慶坊可說是其中較成功的例子，這個內街創意園區位於荔灣區恩寧路一帶，是結合傳統西關騎樓與文創藝術的歷史街區。荔灣區原為古城廣州之西郊，舊稱西關，早年是富商巨賈聚居之處，並有眾多娛樂場所，所以留下不少名人祖居或故居。最著名者是李小龍祖居。除了時為著名粵劇丑生的父親李海泉，少年李小龍也曾在此短暫居住過，屋內除了呈現這座西關大屋如何布局外，也展列李海泉、李小龍的事跡。此外，還有早年粵劇花旦劉美卿舊居、香港粵語片小生張活游舊居等。

蹓躂其間，除了領略騎樓建築、嶺南工藝、西關小吃等老街風情外，最值得看的是由仿古園林建築構成的粵劇藝術博物館，館內結合嶺南園林、展廳、水上戲台、文物修復等，展出粵劇歷史、劇照戲服與舞台道具，戲台更每周有多場定期粵劇、粵曲展演，兼具觀賞性和研究性。我前文介紹過的景德鎮市陶溪川文創街區和合肥市「合柴1972」也是很具特色的文化街區，前者充分體現了景德鎮陶瓷文化，後者簡直是一座新舊交替的迷你合肥城。而上饒市的水南街一帶也是一個頗反映當地特色的文化街區，通過修繕婁諒故居、構建新中式建築集群，形成仿古贛派建築與現代商業交織的格局，位於信江與豐溪河交匯處，在熱鬧中也有份悠閒。

然而，並不是每個文化街區都有充足的人流，我們到過的江西九江市大中路西段和廬山市西寧街這兩處歷史文化街區就顯得冷清。在前者，很多攤位都沒商戶租用，後者更幾近寂靜，有間豆腐花小店開門營業，室內卻空無一人，只在牆上留下手機號碼，着想點食的遊客致電，店主才從樓上住處下來服務。

《今天是太陽雨》

細說星光 叢仁

近來的天氣，早上天空多雲轉陰，到了黃昏時分，更伴隨着陣陣微風與濕度上升，似乎預示着夜間的小雨。這種陰晴不定、似雨非雨的天氣，正好對應近期在內地及本港網絡上掀起熱議的劇集——《今天是太陽雨》。

劇名本身就是一個極美的隱喻。從氣象學角度來看，太陽雨是指在晴天或有陽光普照時下雨的現象。在香港，我們更習慣稱之為「過雲雨」或「牛背雨」，記起劉禹錫那句膾炙人口的詩：「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這部由文藝片聖手「貓的樹」（本名：袁爽）執導的都市青春劇，卻精準擊中了年輕人的痛點。故事講述了由楊超越飾演的生物系學霸「鄭雨」，與董思成飾演的孤獨天才「陳硯周」之間的故事。鄭雨因家庭變故，必須一邊打工還債、支付母親的醫藥費，一邊在學術上力爭上游；而陳硯周則因兄長離世陷入自我封閉，兩人從校園裏的死對頭，逐漸變成彼此生命中的光。



●《今天是太陽雨》劇照 作者供圖

除了主角，劇中的配角陣容亦相當亮眼。實力派演員丁嘉麗飾演的「楊姐」，而孫寧飾演反派「謝宇狄」，他的造型把人物性格突顯，將那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演繹得淋漓盡致，成為主角成長路上的敵對人物。

導演「貓的樹」提出了「潮濕青春」的概念，形容這是一種「既下雨又出太陽」的狀態：風雨未過，但光已經照進來。這不就是我們這個城市的寫照嗎？

我們常說「風雨後見彩虹」，但太陽雨告訴我們，苦日子和盼頭，往往是並行發生的。這讓我們想起香港這座城市的韌性。無論是面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還是生活的瑣碎壓力，我們往往不是在「雨停」後才開始生活，而是在「太陽雨」中繼續前行。就像今日的天氣，雖然黃昏轉濕，夜間有雨，但白天的陽光依然曾照亮過這座城市。真正的治癒，從來不是等待暴雨過去，而是學會在雨中撐起一把傘，劇中有不少下着雨發生的場景，演員們都在述說共撐一把傘下的故事。劇中所言，兩個人看見真實的彼此後，不是急着當對方的救世主，而是悄悄傳遞心事，用無聲的照顧代替告白。

今天是太陽雨，倘若我們的生活也處於這種「半晴半雨」的狀態。別急着抱怨天氣的反覆無常，因為這正是真實生活的模樣。雨沒有停，但只要你願意抬頭，陽光總會在雲隙間為你留一席之地。願我們都能在太陽雨中，找到那個願意與你並肩同行的人，一起贏下生活，然後一起去往沒有暴雨的明天。

戲劇前輩當年獲前輩的指導(一)

演藝蝶影 小蝶

年輕演員能遇上愛護新人的前輩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為他們不但不用為應付不友善的演戲對手而擔憂，更可以在排練、演出和平時的交往中向前輩們學習。他們不用交學費卻能學到優質的演戲基礎和技巧，以及演員應有的操守和品德，不是幸運兼幸福嗎？

近年，我研究創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香港業餘話劇社，訪問了多位劇壇前輩，了解到他們在年輕時如何獲得他們的前輩教導和栽培。其中兩位前輩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當年她們被黃姨（黃蕙芬）指導的事跡。

第一位是巧兒姐（殷巧兒），黃姨是「業餘」的創社社員和前輩，讀者們即使沒有看過她的舞台演出，也會聽過這位「西太后專業戶」的大名。她在多個版本的《清宮怨》中飾演慈禧太后，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巧兒姐加入「業餘」時只得16歲，由黃姨的丈夫譚叔（譚國始）推薦成為社員。她說當時「業餘」的前輩都視她為小妹妹，而她亦樂於當小妹妹，從配角演起，從中向位位都是優秀的前輩演員學習。

巧兒姐眼中的黃姨演技精湛自不在話下，這位資深的導演和演員對戲劇藝術的追求和實踐的嚴謹度，更令巧兒姐佩服不已。她說黃姨在排戲時已經有很高的要求，熟讀台詞才排戲固然是必須的；即使沒有自己的戲份，黃姨也認為演員應該出席，參看其他演員排戲。因為演員只有觀看每場戲，才能了解和掌握整個演出。

若你只顧自己有份演出的那數場戲，那麼你的角色和其他人物在你每次出場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卻不知道。當你不了解其他人物和你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和變化，亦不知道故事如何發展，你又怎能演好你的角色呢？

還有，觀摩其他演員演戲是一個最佳的學習方法，因為可以從中吸收別人的技巧，豐富自己的演技。黃姨對不看排戲的人有這樣的慨嘆：「你們不肯坐在一旁看別人排戲，怎能學習和進步呢？你要看人家怎樣演出，才能吸收和知道怎樣演好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若你日後想當導演的話，你更要來看你眼前的導演如何做好一齣戲的各方面安排啊！」

巧兒姐一直緊記黃姨的教導，不但是行內知名必熟讀劇本才進入排練室的演員，而且更一定看其他人排戲。

她亦從黃姨和其他「業餘」的身上學懂對戲劇的尊重和認真，大家可能從網上看過很多劇團排戲的影片，有些「蝦碌」片段是很惹笑的。可是，巧兒姐說在「業餘」的排戲過程中，卻很少會有這些場面出現，這是由於大家都不會因為是排戲而輕視任何一場戲。即使只是綵排，人人都會當作是正式演出般認真去演。雖然「業餘」是一個業餘劇團，社員的嚴謹態度卻比很多專業演員更甚。